

菲人的錯誤教育

Renato Constantino 著

吳文煥 譯



菲人的錯誤教育

Renato Constantino 著

吳文煥 譯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馬尼拉二〇〇一年

菲人的錯誤教育

出版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2nd Floor, Kaisa-Angelo King Heritage Center

Anda corner Cabildo Streets, Intramuros

Manila, Philippines

Tel. Nos. :526-6796 · 526-6798

527-6083 · 527-6086

Fax No. : 527-6085

E-mail Address:kaisa@philonline.com

印刷 Eljay Printing Co., Inc.

3329 Zapote Street,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Tel. Nos. :895-3630 · 895-5722

Fax No. :897-1474

版次 2001年8月初版

出版說明

黎那道·君斯坦珍諾(Renato Constantino)的這三篇文章都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還是大學生的時代翻譯的。轉瞬間，竟已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這三篇文章，實際上是三本小冊子，特別是《菲人的錯誤教育》和《一個神話的來源》，更是七十年代以來，在廣大的青年學生間廣為流傳的必讀。而黎那道·君斯坦珍諾作為菲律賓著名的歷史學家、評論家和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其比其他菲律賓的歷史學家影響力更大，特別是在教育青年學生，灌輸民族主義思想和愛國意識方面，正是體現在他所著的許多這樣的通俗小冊子之上。好好地讀一讀《菲人的錯誤教育》和《一個神話的來源》這兩本小冊子，對了解當年美國對菲律賓的侵奪和殖民統治的神話，特別是文化侵略，通過公校教育在菲人之間形成的“錯誤教育”和殖民意識的為害和遺毒，是很有幫助的。

《主體和意識》這本小冊子份量較重和篇幅較長，對菲律賓人的意識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及其特點，有其獨到和深刻的論述。當時決定把它譯成華文，主要是供自己學習之用，也曾有過借給朋友一讀的念頭。在當時的環境下，並不存有把它公開發表的想法，因為其觀點是十分激進的。後來，經過一位曾來菲訪問的研究菲律賓的中國學者的幫助，才把它分三期在中國的學術刊物《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通訊》(一九九〇第三期至第

四期和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連載。

《菲人的錯誤教育》一文原是由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試譯的，由我作了大量的修改，有不少地方重新譯過。它發表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的《華僑週刊》。《一個神話的來源》則碰巧發表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華僑商報》的號外。

現在把這三篇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主要是為了紀念甫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逝世，終年八十歲的偉大民族主義者和文化人黎那道·君斯坦珍諾。他一生寫過大量的菲律賓歷史著作和評論，編輯出版和再版了無數菲律賓歷史的資料和著作。另一方面，今年八月二十三日恰為美國第一批教師(因乘美國陸軍運輸船 Thomas 號而被稱為 Thomasites)抵菲一百週年，出版這位堅定反美的民族主義志士的著作自有其特殊的意義。也因為如此，我們決定以《菲人的錯誤教育》來作為這本文集的書名。美國在菲律賓的錯誤教育已整整一百年了！

最後，必須指出，現在回過頭來看二、三十年前的譯作，自不能感到滿意，有的地方當時確實譯得不好。在這次重新一起出版這三篇譯作，除改正一些被排錯誤植的地方外，也對以前譯得不好的地方一些必要修改和潤飾。

譯者

二〇〇一年八月

目 錄

出版說明

菲人的錯誤教育 1

主體和意識——菲律濱的經驗 27

一個神話的來源 77

菲人的錯誤教育

教育是人民為經濟解放，政治獨立和文化復興而奮鬥的重要武器。因此菲律賓的教育，要使菲律賓人民明了他們國家的問題，知道處理這些問題的基本方法，以及有足夠的關心和勇氣，為拯救他們的國家而工作和犧牲。

教育中的民族主義

近年來在我們社會的各階層中，已有了由已故的克拉洛·勒道(Claro M. Recto)所引發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了菲律賓對基地問題的主權的強烈要求。有一個時候，菲律賓商人和工業家集團在菲人第一政策的旗幟底下，各種學者和經濟學家建議以經濟解放，作為我國一個迫切目標。在藝術界，已有了對我們自己文化的新評價的徵象。的確，在許多領域中，已有了很多民族主義的活動，但是我們還得去注意我們的教育領導人為爭取教育中的民族主義的一個較具組織的運動。

在菲律賓的菲人

盡管大多數的教育家，從事於改進教學的技術與工具的活動之討論。沒有一個較重要的教育家起來爭取真正民族主義的教育。當然，某些教育專家曾經寫過教育中民族主義的某些方面。然而，沒有完整的教育方案拿出來以作為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綱領。這是一種可悲的狀態，因為民族主義運動，由於一些公民對我國的根本病態的無知與對民族利益無動於衷而在開始時就失卻了戰鬥力。

新的看法

本世紀以來，作為第二次細察菲美關係的結果，我國的一些經濟和政治領袖對於我們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得到了一種新的理解。作為經濟和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而示現的反應，是在他們一方修改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和完成由我們的革命領袖在一八九六年所開始的運動的努力。然而，我國大多數的教育領袖，仍繼續跟隨他們的美國侵略軍的第一個軍人教師的直接正統的傳襲。他們好像忘記他們作為驕傲的繼承者的這種教育制度及哲學只有在美國的殖民主義體制下方才有效的事實。美國所引進的教育制度得適應和被設計適應於美國征服的經濟與政治現實。

俘虜思想

征服一個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征服他們的思想。軍事上的勝利主要的並非在於征服。只要反抗的情緒保存在被征服者的心中，沒有一個征服者是安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菲律賓的統治，是最好的說明。儘管日本軍閥所實施的恐怖統治，菲人民從不被征服。對日本的仇恨是由他們反過來被菲人民的頑強抵抗而加激的壓迫手段產生的。然而，日本宣傳家和心理戰略家，看到戰勝人民的思想的需要。有了日本留菲較久的時間，新措施支持下受教育的菲孩子將會長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強大支柱。他們的思想將被限制以適合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政策。

人的思想的造型是征服的最好手段。因此，教育成為一種殖民征服戰爭中的武器。這簡單的事實受到菲美戰爭時的美國軍事司令

適當的注重。根据一九零三年的調查：

奧蒂斯(Otis)將軍催促和促進學校的重開，他親自選擇和訂購教科書。很多職員，牧師被派為學校的督學，很多應徵者作為教師。

美國的軍事當局有一項工作待做。他們必須使用一切手段以平息被另一個統治者所阻撓的人民的獨立之愿望。在菲律賓的美國公校制度的大規模被迅速引進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袖對沒有什麼手段能像教育那麼迅速地促進地對本島的平息之信息。阿瑟·麥克阿瑟(Arthur Mc Arthur)將軍，在倡議大量撥款作為學校用途時說：

此撥款被倡議主要和獨一的原因，是作為對計劃以綏撫人民和獲取進行恢復在整個群島上的平靜的軍事行動的一種輔助。

殖民教育的開始

這樣從它的開端起，菲律賓的教育制度就是平息保衛他們自一個偽裝的同盟者之侵略者新贏得的自由之人民的一種手段。在美國統治下的菲人，教育是一種殖民政策的工具。菲人須被教育成為一個良好的殖民地的居民。年輕的思想須被造成和美國思想一致。為了消除反抗的最後痕跡，固有的菲人思想慢慢地被腐蝕。教育被用以吸引人民歸向新主人，同時減少剛剛成功地推翻一個外來強國的民族主義。美國教育制度的引進是一種擊敗一個得勝的民族主義的狡猾手段。如查理斯·霧克·依里奧(Charles Burke Elliott)在他的菲律賓一書中所說，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建議在他們的國旗飄揚之下的學校用英語以外的其他語文似乎是荒謬的。但是，在印度

和其他英國的附庸國、殖民地以及普遍地說，所有的殖民地的學校，在小學採用其本國語文是而且仍舊是習慣的。在菲律賓學校立即採用英文，使美國遭受把統治者的語文強加於無保護的人民身上的責備。

當然，此種美國人打算的教育制度只有在美國教師的指導下才能成功，作為西班牙方法訓練之下的菲人教師也是不理會英語的。

為了徵募一小規模的工作人員，在美國的教師的安排被迅速地做了。起初，他們以連的規模而來，但不久就以營的規模而來。運輸艦唐瑪斯號(Thomas)被載滿至它的容量，在一九零一年七月它從舊金山(San Francisco)帶著六百個教師而航行——佔領的第二軍隊——必定是有史以來帶到一個東方的殖民地最值得注意的貨載。

美國副總督

教育作為殖民工具的重要性從不被美國人所低估過。這可以清楚地從給予菲人更大的自治權的鍾斯法案(Jones Act)的條文中看出。儘管政府的職務被菲化，儘管菲人已準備著自治政府，教育部是從不肯交託給一個菲人的。美國人永遠領有此部門。這已被鍾斯法案第廿三條所保證，該條文規定：

在美國參議院指導及同意下，須由總統委任，菲島須有一個菲島副總督，在總督缺位或暫時撤職、辭職或不稱職的情形下，或在他暫時缺席時，他將擁有全部總督權力；而這個所謂副總督必須是稱為公共指令部的行政部之首，必須包括教育局和衛生局，當總督不能指令時他可被授予其他行政職務。

而且，直至一九三五年，這個部門的首領是一個美國人。而當

一個菲人在自治政府下取代了時，“菲—美”的新一代已經產生了。在這領域再也不需要美國的監督了，因為被擄的後一代早已出現了，思想和行動都像小美國人一樣。

然而，這並不表示沒有任何被教的東西是有價值的。我們在一定的程序上有了英文的學識。我們有能力產生更多懂得讀和寫的男女。我們變得與外界更有交往，特別是美國。一種如同美國人所祈求的，將成為一種真正的恩惠更廣佈的教育，並不曾使他們的教育方案成為他們的殖民政策的女僕。對我們很不幸，教育作為一種殖民武器的成功是完全的和持久的。交換一種膚淺的英文，我們放棄了我們的靈魂。喬治·華盛頓和阿伯拉漢·林肯的故事使我們忘掉了我們自己的民族主義。美國對我們歷史的觀點使我們在我們眼中的英雄變成盜匪，歪曲了我們對我們的未來的看法。和此種最後投降比較，卡智奔難成員(Katipuneros)的投降是沒有什麼的，這使我們的最後防衛降下。查斯得·韓特(Chester Hunt)博士恰當地描述此投降如下：

文化同化的計劃同相當迅速的交出控制結合，導致相當普遍地接受美國文化作為菲律賓社會的目標，其必然結果，是美國人被給予了尊敬的地位。

簡言之，這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早期教育政策的愉快結果，因為在美國殖民主義的體制裡，每當美國人和菲人的目標和利益有衝突，學校指導我們朝向助長美國利益的行動和思想。

美國教育的目的

美國人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不可能只是為了把菲人自文盲及無

知中解救出來這單一目的。肯定了美國佔領的經濟與政治目的，教育須與美國殖民政策的廣泛目的一致。菲人須被訓練成為美國殖民地的公民。在一個除岷市外全國已被菲人武裝控制的時候，麥肯利(Mckinley)總統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廿一日的仁慈同化宣言背叛了殖民者的意圖。布朗特法官在他的《美國對菲律賓的佔領》一書中，適當地評道：

顯然，從菲人民的觀點，美國現在已決定“使他們免於過早地獨立的危險”，用此種力量作為對那神聖目的的完成可能需要。

盡管美國當局所宣佈的菲律賓是他們所要保護和指導的崇高的宗旨，這些人民是一個民族生活須被編制入一種美國統治公式的被征服的民族。菲律賓教育是被持續中和擴大中的美國統治的起先因素所定形的。為完成此目的，所有分離主義的傾向都被阻止。不，他們得被譴責為顛覆份子，以此作為在征服一個人民的主要計劃的普遍因素。教育的方式，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在統治者這方面培植了和建立了一定的狀態。這些狀態符合美國統治的目的。

一個滅絕的種族

在利用教育作為殖民政策的工具的計劃中，最先也許是主要的手腕是用英文作為教學媒介的決定。英文成為把菲人自他們的過去分離的工具，然後又把受教育的菲人自他們的國民群眾中分離。英文把菲人引入一種奇特的、新的世界。有了美國的教科書，菲人開始學習不只是一種新言語而且也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脫離他們的傳統，然而卻是他們的典範的諷刺畫。這是他們的教育的開始，同

時，也是他們的錯誤教育的開始。因為他們已不學做為菲人而是做為殖民地的居民。他們得從他們的民族主義目標迷失，因為，他們須去做良好的殖民地的居民。理想的殖民地居民是他的征服者的復制品，是新天命順從的遵奉者。為了在殖民統管下和平地生活，如果不是舒服地生活，他必須忘卻他的過去和不學習民族的美德。新的菲律賓下一代學習美國英雄的生平，唱美國歌，夢見雪及聖誕老人。以沙凱(Sakay)為例的民族抗戰領袖都被視為盜匪和罪犯。菲律賓英雄的生活曾被述及，但他們的民族主義教導被掩蓋了。西班牙是惡棍，美國是救主。到現在，我們的歷史仍然把美國侵佔軍所犯的如水刑和集中營的兇暴行為掩蓋了。誠然，真正的菲律賓教育不能在新的框架內設計，因為取自菲律賓民族精神的源頭，將只會導致一種其利益與統治勢力不同的明確的菲律賓特性。

因此，由於西班牙三世紀的極權統治已頗受忘卻的菲人的過去並沒有在美國的殖民主義下得到復活。相反的，我們祖先的歷史被提起，好像他們是陌生的，在這些海岸殖居，和我們有最稀薄聯系的外國人似的。我們讀到他們好像我們是在外地的旅行者似的。

經濟態度

控制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對殖民統治來說是根本基礎。有些帝國很粗暴地幹，但是，就其方法的陰險和獨特，美國卻可被援引。例如自由貿易被作為美國利他主義的一件慷慨的禮物提出。伴隨的教育政策得支持這種觀點和軟化菲人民脖子上正慢慢收緊的圈套的結果。美國人來菲國的經濟動機完全不允許菲人加入。事實上，從兵士——教師在學校的第一天迄今，菲歷史上都把美國描繪成一個

仁慈國家，來菲只是為了自西班牙手中救出我們和在我們之間傳播自由和民主的恩惠。現在對這些經濟動機和美國在菲的利益幾乎完全缺乏了解，是我們已經歷過的殖民教育成功的最有力的証據。美國教育所培植的經濟狀態是甚麼呢？

注意到以下情況是有趣的，當時學校嘗試灌注對菲律賓事物的鑑賞：拿給兒童鑽賞的圖片是一張菲律賓農村的理想圖，就像阿莫素洛的畫那樣的美麗和不真實，有水牛，有微笑的健康農民，迷人的農村少女穿著鮮艷、清潔的圍裙，和一座可愛的小茅屋。這就是我們的教育留在青年一代腦子中菲人的肖像，它在兩方面傷害我們的國家。

第一，它加強（我們從成年人中看到這點）菲律賓本質上應作為一個農業國家，而我們不能也不須改變它的信念。其結果是對工業化的漠視。這是他們在學校中不曾遇到的想法。更甚者，是一種恐懼，產生自這個國家是一個農業天堂的早期成見，即工業對我們並不好，我們全國的環境不適合於工業經濟，工業經濟只會帶來損害田園詩般的農田生活的社會罪惡。

第二，這個農田生活的理想畫景從不強調落後的農業社會的貧窮、疾病、文化空白、全然無聊，迷信和無知。那些追求較高教育者以為農田是一個可供隨時度假的奇異的地方。他們的生活已生根於大社鎮和城市。他們沒有改革農村生活的興趣，因為他們不了解農村的經濟難題。興趣只限於噴水井和手藝設計。現在努力於提高農村群眾的情況僅僅著手解決外圍的問題而沒有承認基本土地改革的急切需要。

由於美國的教育，菲人不只是學習一種新語文：他們不只是忘卻他們自己的語文；他們開始變成一種新式的美國人。美國的生活方式慢慢地被採用。我們的消費習慣被那些免稅的美國廉價貨物的

流入而定型。農田經濟被讚美，因為這和那種受培植的殖民經濟相適合。我們的書本讚美西方民族為品質優越的人民，因為他們有能力製造我們從不以為我們有能力生產的東西。我們滿足於我們原料的輸出能支付我們輸入的美國的消費品的事實。現在我們慣於使用這些品種的貨品。這是一種我們覺得難以打破的習慣，對我們自己的經濟的損害。我們從不以為我們也能工業化，因為在學校裡我們被教以由於地理位置和由於我們的人民天生的能力，我們根本是一個農業國家。我們是相信我們並不適合一種工業化的經濟的亞洲同伴之一。這就是為什麼在戰前，我們輕視日本製造的貨品，而漠視日本已經生產著與西方同等的商品的事實。我們從不相信日本，一個亞洲國家，可能達至像美國、德國或英國同等的優越地位。然而，是“日本製造”的飛機、戰船和軍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把美國和英國從他們的支配地位逐下。這是使我們和已認識到假如他們愿意有自由、繁榮和幸福，殖民政策必須從他們的生活中根絕的亞洲鄰邦步調不一致的同一態度。

政治制度的移植

美國教育實際上把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移植於菲律賓。勒道參議員，他在菲律賓大學最後的一次主講中解釋了這個原因，提及政党，勒道說：

我們主要的政党是在我們已達致自由民主的地位前產生和培植的，這是可悲的。其結果是他們由於其著名的特性——恩賜，分贓，首領對政党的控制，對重要國家事件的党派性處置，變成了他們的外國典範的諷刺畫。我說諷刺畫是由於他們